

龙江名医马骥辨治癫狂经验

刘春红 姜德友

(黑龙江中医药大学,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)

摘要 马骥教授认为癫狂的病机比较复杂,可单独为病,也可相互影响。病机为气机郁结,治宜理气开郁;痰浊痹阻,治宜豁痰开窍;火热内盛,治宜清热泻火;瘀血阻窍,治宜活血化瘀;精气不足,治宜补益精气。当病机错综复杂时,治则也常复合运用。验之临床,疗效颇佳。

关键词 癫狂;病因病机;中医药疗法;名医经验;马骥

中图分类号 R277.791.7 **文献标志码** A **文章编号** 1672-397X(2020)07-0013-03

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学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(LPGZS2012-14);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支持计划(2019)

癫狂是癫证与狂证的合称。癫证,俗称发癫,特征为精神活动过度抑制,以精神抑郁、表情淡漠、沉默痴呆、语无伦次、静而少动为主要临床表现。与癫证相对,狂证特征为精神活动过度兴奋,以精神亢奋、狂躁刚暴、喧扰不宁、毁物打骂、动而多怒为主要临床表现^[1-2]。两者症状可截然分开,又可相互转化,故常并称为“癫狂”,是临床常见的精神病证,与现代医学中精神分裂症、双相精神障碍、躁狂症、躁郁症等类似。自《灵枢·癫狂》始,至清末辨治癫狂病的专著《癫狂条辨》^[3],历代医家留下了诸多辨治癫狂的文献。

马骥(1913—1991),字骏伯,幼承庭训,博采深研,兼收并蓄。28岁开始独立行医,医术高超,医德高尚,被誉为黑龙江省“四大名医”之一,是龙江医派代表性医家。笔者曾有幸参与马骥教授经验整理工作,现将其辨治癫狂经验介绍如下。

1 情志为病多气结,理气开郁治为先

《素问·举痛论》云:“百病皆生于气。”气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,气机正常则人不病,气机失常则百病丛生。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云:“厥成为巅疾”,明确指出气机逆乱可致癫疾。癫狂之气机逆乱,常因情志不遂所致,如《灵枢·癫狂》所述“得之有所大恐”,“得之有所大喜”。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,提出七情不遂,皆可致癫狂,如《证治要诀·癫狂》云:“癫狂由七情所郁。”情志不遂,致气机失常,心神失养,故发癫狂。马骥教授承古人之说,认为情志不遂以致气机郁结是癫狂的根本病机。

其言:“盖忧思则气结,脏器闭塞而不行,心伤则神明为之不敛,即狂悖而妄言,甚则登高而歌,不辨亲疏。”^[4]马骥教授还进一步指出,气机郁结是内生病因之始作俑者。若肝气郁滞,乘伐脾土,脾失健运,蕴湿生痰;或因肝气郁滞,血行失畅,瘀血内停。此外,气郁还可化火伤阴,因此癫狂病的治疗中,理气开郁是首要的治疗方法。马骥教授善用柴胡,以柴胡为理气开郁第一药,同时还强调根据气郁的病理产物配伍他药,如气郁生痰,则配陈皮、枳壳,气郁血滞则配香附、郁金,气郁化火则配栀子、郁金。同时着重指出理气药多香燥,不可过用,以免耗气。

2 痰蒙神窍发癫狂,燥湿豁痰并醒神

痰致癫狂说源于朱丹溪^[5],《丹溪心法·癫狂篇》云“癫属阴,狂属阳……大率多因痰结于心胸间”,还提出“痰迷心窍”之说,并曰:“癫者,神不守舍,狂言如有所见,经年不愈,心经有损……痰迷心窍,当下痰宁志。”马骥教授提出“痰浊内生,痹阻神窍”是导致癫狂的关键病机,并指出癫狂二证,虽皆可因痰所致,然癫狂阴阳有别,临证时亦要明辨痰之阴阳。因痰致癫者,以痰浊内生,格塞神窍为主;因痰致狂者,则多为痰火上泛,扰及心神,致神机错乱。因此,马骥教授认为“燥湿化痰”是癫狂的关键治法,临证以二陈汤为治痰之基础方。对于二陈汤的运用,马骥教授认为半夏是关键的一味药物。半夏味辛而气温,性燥而体滑,味辛能散湿,气温能通阳,性燥能豁痰,体滑能利窍,实为治痰蒙神窍癫狂之妙药。癫证属阴,其治疗在化痰的基础上,应配以理气解郁、温

中散寒之法,常在二陈汤的基础上配伍香附、枳壳、桂枝、生姜、白术等;而狂证之痰,多为痰火上泛,故法宜清热化痰,以二陈汤酌加胆南星、竹茹、瓜蒌、黄芩、黄连等药为治。若久治不效,辨为顽痰,则加海浮石、青礞石以软坚化痰。同时,由于神窍为痰浊蒙蔽,马骥教授还加入既能化痰又能开窍之远志、菖蒲等药。

3 内外病因皆化火,明源清热神明安

《内经》提出火热可致癫狂,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云:“诸躁狂越,皆属于火”,又如《素问·阳明脉解》曰:“阳盛则四肢实,实则能登高也……阳盛则使人妄言骂詈,不避亲疏而不欲食,不欲食故妄走也”,说明了阳明热盛,神明错乱,可致妄言骂詈、狂乱好动等发狂的表现,明确提出火热内盛扰及心神而发狂证^[6]。阳盛则热,火为热之盛,素体阳盛、阴虚火旺、外感邪气或五志过极化火,均可致火热扰乱神明。马骥教授认为,临床上火热致狂者虽多,但由于火热炽盛,病久不愈,耗伤气血,亦可致癫证,不可不察。对于火热内盛致神机错乱的治疗,马骥教授认为万不可率用清热泻火之法,必须针对火热之源辨治。具体而言:五志化火者,治以调畅情志,兼清郁热,常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;素体阳盛或外感邪热化火,治以清热泻火、祛邪宁神,常用大柴胡汤、泻心汤或承气汤加减;阴虚火旺者,治以滋阴清热、宁心安神,用朱砂安神丸加减。

4 神寄心窍瘀血扰,活血化瘀心神宽

瘀血致狂,源于《内经》。仲景加以发挥提出瘀热致狂^[7],元代危亦林《世医得效方》创血迷心包之说^[8],清代王清任在仲景、危亦林之说的基础上,提出了“瘀血致癫狂说”。他主张“灵机记忆不在心在脑”,“气血凝滞脑气”,导致神志异常而发癫狂^[9-10]。马骥教授充分认识到了瘀血在癫狂病机中的地位,认为瘀血既可能是癫狂发病的始动因素,还可以是癫狂发病过程中的病理产物。因此,在癫狂的辨证治疗中,还必须问及外伤史、察舌色及舌下脉络,以察明是否有瘀血存在。瘀血的产生多与外伤、气滞、痰阻、热郁有关,治疗亦当分而论之。外伤致瘀与气滞血瘀同治,治以行气活血法,用血府逐瘀汤加减;痰瘀互结者,治以祛痰化瘀,用二陈汤合桃红四物汤加减;瘀热互结者,瘀热同治,选用桃核承气汤或抵当汤(丸)加减。马骥教授强调,活血之品易伤正气,临床运用活血化瘀时不可一味活血,要活血与养血兼顾,搜剔通络之品要慎之又慎。此外还要注意瘀血与其他病机的关系,要辨明因果轻重,常说“药者,毒也,不可妄投”^[11],以免病不除而加他患。

5 正气不足邪必凑,补益气血阴阳参

《灵枢·本神》云:“肝藏血,血舍魂;心藏脉,脉舍神;脾藏营,营舍意;肾藏精,精舍志;肺藏气,气舍魄。”神安藏于五脏的基础是五脏藏精气,若五脏精气不足,神失所养,则可致神志错乱。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云:“阴不胜其阳,则脉流薄急,并乃狂。”阳盛阴虚,阴不制阳,可致狂证。《内经》已经认识到脏腑精气不足及阴阳偏衰是癫狂发生的内在因素^[12]。《金匱要略·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》云:“血气少者属于心,心气虚者,其人则畏,合目欲眠,梦远行而精神离散,魂魄妄行”,认为心之血气虚少可以导致神志异常^[13]。马骥教授崇仲景之说,认为癫狂之虚,以心肝之血为主。心肝之血不足,神失所养,而精神恍惚,善悲喜哭;若心肝血虚,虚火内生,扰及神明,则可见呼号骂詈,不避亲疏;或阴血不足,邪气内凑,扰及心神;除阴血虚外,还可见阳虚、气虚等病机。对于癫狂虚证的治疗,马骥教授常引《内经》之语——“虚者补之”,“阴阳形气俱不足,勿取以针,而调以甘药”。他还强调,补益之道在明正虚之处。癫狂之病,多位在心、肝、脾,虚证以心肝阴血不足、心脾气血两虚为主,治以滋阴养血、气血双补等法,常用方药有甘麦大枣汤、酸枣仁汤、归脾汤等。

6 癫狂病机非一端,复合病机复法痊

神是人生命的最高统帅,其生理活动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,故神机错乱的病机也往往是多种多样的。癫狂属于疑难杂证,病情复杂,气结、痰阻、瘀血等因素既可单独导致癫狂,又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,相互促进,共同导致癫狂的发生。马骥教授认为对于病情复杂的疑难杂病要合理运用复法、复方,他说:“若证情复杂,或病疾难愈,则非数法并施、药味繁多,则难于取效。”^[14]对于癫狂的治疗更是如此,马骥教授常于理气、豁痰、清热、化瘀、补虚诸法之中,依病机择法运用而取效。常用的复法复方有:以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合小陷胸汤为代表的解郁安神、清热涤痰法;以柴胡加芒硝汤合桃核承气汤为代表的清热泻火、逐瘀安神法;甘麦大枣汤合归脾汤为代表的和中养营、安心益脾法;二陈汤合桃红四物汤为代表的豁痰活血、开通窍闭法;等等。马骥教授强调,复法复方的选择,不仅是病机的需要,更是治未病的需要。如火热内盛之证,除了清热泻火以外,还要考虑是否有伤阴耗气之变;气机郁结之证,当考虑是否有生痰、化火、血瘀之虞等。因此,临床必须“求其因”“候其机”^[15],合理选择复法、复方,方可期愈。

7 典型病案

癫证案:马骥教授曾诊治一位钱姓女患者,39岁,工人。其平素性格内向,经常郁郁寡欢。日前因工作与同事发生争吵,随即忧思愤懑,精神失常,两目直视,神痴不语,或语无伦次,时自发哭泣。常唇齿抖颤,膈间常气逆,善太息,已数日未眠,亦未进食。舌质红苔黄腻。马骥教授诊为癫证,辨为怒则气逆,肝失条达,思则气结,心神紊乱。治以理气豁痰,开窍醒神。处方:柴胡15g,黄芩15g,生姜3片,黄连10g,半夏15g,瓜蒌25g,香附15g,郁金15g,菖蒲15g,枳壳15g,生龙齿30g(先煎),生龙骨30g(先煎),生牡蛎30g(先煎)。嘱其每日1剂,分3次温服。服用1周后,哭泣渐止,两目直视、语无伦次、神痴不语等亦减轻,惟不寐未效。在原方基础上,加炒枣仁20g、远志15g、茯神15g。服用3周,神志清晰,语次井然。嘱继续服用1周善后,并嘱其注意精神调摄,做到遇事冷静,喜怒有节,尽量减少忧思焦虑,保持精神舒畅。

按语:癫狂之病,多为神机错乱,与肝胆心脾有关。本案为癫证,病由情志所伤,气郁痰结,故治以理气豁痰、开窍醒神之法,方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合小陷胸汤加减。取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清肝胆郁火而调神机,小陷胸汤化痰和胃而舒心胸之意,并加香附、郁金、菖蒲、枳壳以行气舒郁活血,必使气畅痰消而神机和,方能得效。马骥教授在临证治疗癫狂病时,常用复法复方,如本案以气郁痰阻为主要病机,治法以开窍安神、理气开郁、燥湿化痰为主,兼以清热、活血、养血之法。如开窍安神用菖蒲、郁金、龙骨、牡蛎,调气机以柴胡、枳壳、香附,化痰以半夏、瓜蒌,清热以黄连、黄芩,活血以郁金,养血以枣仁。以方而论,诸药之中,多法合备而有侧重,可谓辨证准确,用药精当。

狂证案:马骥教授曾诊一位李姓男患者,20岁。初病外感,寒战高热,服药后汗出而不愈,旋即转为往来寒热,神志错乱,时有谵妄。就诊时见其二目不转,呆若木鸡,问之不答,近则怯走,问其四五日未大便,小便色黄而少。切其肌肤无大热而蒸蒸有汗,切其腕腹膨满而硬,少腹急结拒按。舌质绛紫苔黄燥裂,脉沉实弦滑。马骥教授诊为狂证,病机为外邪侵袭,失治化热,内犯少阳阳明二经,热甚化火,灼伤脏络,瘀热结于下焦。治以少阳阳明同治,兼以逐瘀泻实。马骥教授遂处大柴胡加芒硝汤加桃仁、丹皮、郁金治之。药仅2剂,便通腹软,谵语不发,胸脘舒畅。减原方药量,又服数剂,精神恢复正常,问对有序。

按语:此案病由太阳邪热未解,内犯少阳及阳明

二经,邪热未解,上僭君主,扰及神明,故发狂证,此实为少阳阳明合病,治当以两解少阳阳明。同时由于温热之邪,盛而入脏,化火伤营,血涩不行,瘀于少腹之分,故见少腹急结,此为下焦蓄血证,病为新发,非久有瘀血,绝非抵当汤(丸)所宜。马骥教授观其少阳阳明二经之证尤在,又兼下焦蓄血,故以大柴胡汤加芒硝两解少阳阳明,加桃仁、丹皮、郁金仿桃核承气汤之意以凉血破瘀,邪热解,瘀血破,故于数剂之内而取奇效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张伯礼,薛博瑜.中医内科学[M].2版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2:129.
- [2] 姜德友,宁式颖.癫狂病源流考[J].中华中医药学刊,2008,26(12):2544.
- [3] 陆拯.近代中医珍本集·内科分册[M].2版.杭州: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3:561.
- [4] 于福年,马龙济.御医传人马骥学术经验集[M].北京:科学出版社,2014:317.
- [5] 赵永厚,赵玉萍,于明,等.从“痰迷心窍”到“痰滞脑神”的癫狂病机嬗变[J].辽宁中医杂志,2013,40(5):885.
- [6] 田野,周宜.浅论《内经》狂证的治法和用药[J].湖南中医杂志,2015,31(5):138.
- [7] 侯志旺.太阳蓄血证及桃核承气汤应用的研究[D].北京:北京中医药大学,2006.
- [8] 徐天朝,苏晶.中医癫狂理论研究[J].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,2011,17(1):29.
- [9] 张玲,毛娅,李官红,等.王清任论治癫狂痫初探[J].四川中医,2009,27(11):51.
- [10] 柴剑波,赵玉萍,张浩,等.“痰瘀互结”致癫狂理论之文献考略[J].上海中医药杂志,2015,49(9):31.
- [11] 马龙济.马骥教授的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点滴谈[J].黑龙江中医药,1986,15(4):2.
- [12] 席玉棚,翟双庆.《内经》从虚实辨治癫狂[J].山东中医杂志,2015,34(2):85.
- [13] 梁素萍,张启明.癫狂的中医病因病机研究概况[J].湖南中医杂志,2019,35(5):160.
- [14] 马龙济.马骥验案三则[J].中医杂志,1990,31(12):14.
- [15] 阎闯.龙江医派杰出医家马骥学术思想研究[D].哈尔滨:黑龙江中医药大学,2013.

第一作者:刘春红(1979—),女,医学博士,讲师,研究方向为温病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和龙江医派研究。

通讯作者:姜德友,医学博士,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jiangdeyou@126.com

修回日期:2019-12-07

编辑:吕慰秋